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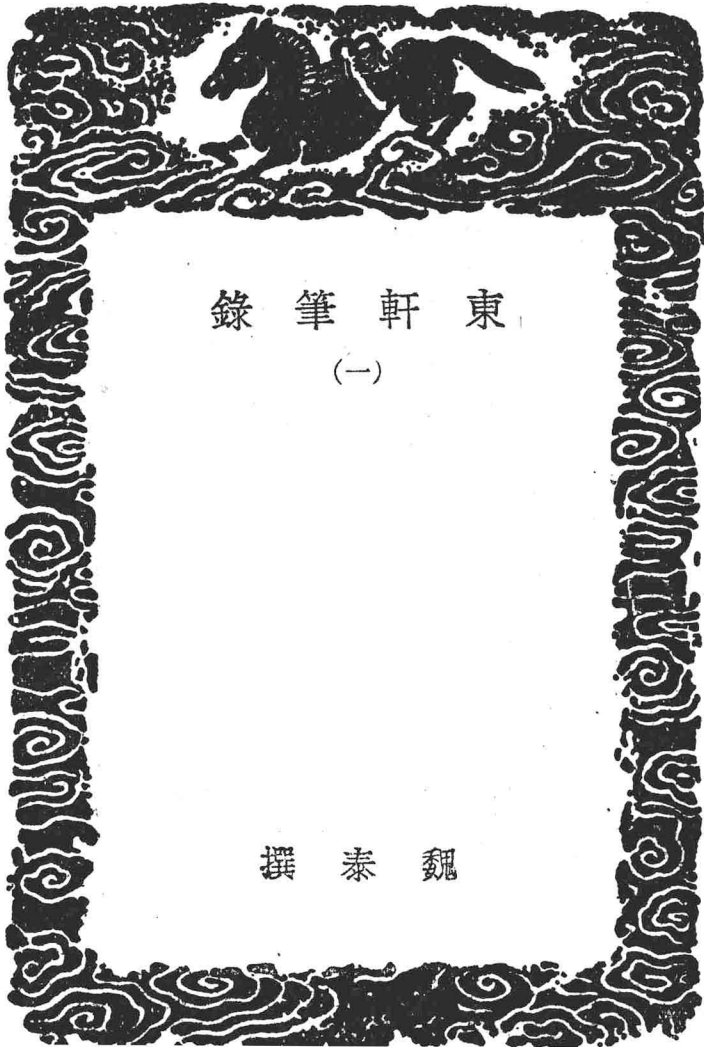
東
軒
筆
錄

一



東軒筆談

一



東軒筆錄

(一)

魏泰撰

本館據稗海本排
印初編各叢書僅
有此本

東軒筆錄卷之一

宋 臨漢魏 秦撰

太祖皇帝得天下。破上黨。取李筠。征維揚。誅李重進。皆一舉蕩滅。知兵力可用。僭偽可平矣。嘗語太宗曰。中國自五代以來。兵連禍結。帑廩虛竭。必先取西川。次及荆廣江南。則國用富饒矣。今之勍敵。正在契丹。自開運已後。益輕中國。河東正扼兩蕃。若遽取河東。便與兩蕃接境。莫若且存繼元。爲我屏翰。俟我完實。取之未晚。故太祖末年。始征河東。太宗卽位。卽舉平晉也。

錢俶初入朝。旣而賜歸國。羣臣多請留俶。而使之獻地。太祖曰。吾方征江南。俾俶歸治兵。以攻其後。則吾之兵力可減半。江南若下。俶敢不歸乎。旣而皆如所處。

武陵、辰陽、澧陽、清湘、邵陽五州。各有蠻獠保聚。依山阻江。迨十餘萬。在馬希範。周行逢時。數出寇邊。以至圍逼辰永二州。殺掠民畜。歲歲不寧。太祖旣下荆湖。思得通蠻情。習險扼。而勇智可任者。以鎮撫之。有辰州獠人秦再雄者。長七尺。武健多謀。在周行逢時。屢以戰鬪立功。蠻黨伏之。太祖召至闕下。察知可用。因以一路之事付之。起蠻酋。除辰州刺史。官其一子爲殿直。賜予甚厚。仍使自辟吏屬。盡予一州租賦。再雄感槩異恩。誓死報効。至州日。訓練士兵。得三千人。皆能被甲渡水。歷山飛壑。捷如猿猱。又選親校二十人。分使諸蠻。以傳朝廷懷徠之意。莫不從風而靡。各得降表以聞。太祖大喜。再召至闕。面加獎

激。再雄伏地流涕。嗚咽不勝。改辰州團練使。又以其門客王允成爲本州推官。再雄盡瘁邊圉。故終太祖世。無蠻貊之患。五州連袤數千里。不增一兵。不費帑庾。而邊境晏安。由神機駕馭。用一再雄而已。陳搏字圖南。有經世之才。生唐末。厭五代之亂。入武當山。學神僊導養之術。能辟穀。或一睡三年。後隱於華山。自晉漢已後。每聞一朝革命。則嘯蹙數日。人有問者。瞪目不答。一日方乘驢遊華陰。市人相語曰。趙點檢作官家。搏驚喜大笑。人問其故。又笑曰。天下這迴定疊也。太祖事周。爲殿前都點檢。搏嘗見天日之表。知太平自此始耳。

雷德驤判大理寺。因便殿奏事。太祖方燕服見之。因問曰。古者以官奴婢賜臣下。遂與本家姓。其意安在。德驤曰。古人制貴賤之分。使不可瀆。恐後世譜牒不明。有以奴主爲婚者。太祖大喜曰。卿深得古人立法意。由是歎重久之。自後每德驤奏事。雖在燕處。必御袍帶以見。

周世宗壽春之役。太祖爲將。太宗亦在軍中。是時壽春久不下。世宗決淮水灌其城。一日藝祖太宗及節度武行德共乘小艇游於城下。艇中唯有一卒司鑪。世謂之茶酒司。一矢而斃。太祖太宗安坐。以至迴舟。矢石終不能及。

太祖太宗下諸國。其僞命臣僚。忠於所事者。無不面加獎激。以至棄瑕錄用。故徐鉉。潘昶。修輩。皆承眷禮。至如衛融。張洎。應答不遜。猶優假之。故雖踈遠寇讐。無不盡其忠力。太平興國中。吳王李煜薨。太宗詔侍臣撰吳王神道碑。時有與徐鉉爭名。而欲中傷之者。面奏曰。知吳王事迹。莫若徐鉉爲詳。太宗未悟。

遂詔鉉撰碑。鉉遽請對而泣曰：臣舊事李煜，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，乃敢奉詔。太宗始悟讓者之意，許之。故鉉之爲碑，但推言歷數有盡，天命有歸而已。其警句云：東隣遘禍，南箕扇疑，投杼致慈，親之惑，乞火無里婦之談。始勞因墨之師，終復塗山之會。又有偃王仁義之比。太宗覽讀稱歎，異日復得鉉所撰吳王挽詞三首，尤加歎賞。每對宰臣稱鉉之忠義。吳王挽詞，今記者二首，曰：倏忽千齡盡，冥茫萬事空。青松洛陽陌，芳草建康宮。道德遺文在，興衰自古同。受恩無補報，反袂泣塗窮。士德承餘烈，江南廣舊恩。一朝人事變，千古信書存。哀挽周原道，銘旌鄭國門。此生雖未死，寂寞已消魂。李主葬北邙，江南錄乃鉉與湯悅奉詔撰，故有鄰國信書之句。東鄰謂錢俶也。

太祖幸西都肆赦，張文定公齊賢時以布衣獻策。太祖召至便坐，令面陳其事。文定以手畫地，條陳十策。內四說稱旨，文定堅執其六說皆善。太祖怒，命武士拽出，及車駕還京，語太宗曰：我幸西都，唯得一張齊賢耳。我不欲爵之以官，異時汝可收之，使輔汝爲相也。至太宗初卽位，放進士榜，決欲置於高等，而有司偶失掄選，寘第三甲之末。太宗不悅，及注官有旨，一榜盡與京官通判。文定釋褐，將作監丞，通判衡州。十年果爲相。

陶穀自五代至國初，文翰爲一時之冠。然其爲人傾險狠媚，自漢初始得用，卽致李崧赤族之禍。由是縉紳莫不畏而忌之。太祖雖不喜，然藉其詞華足用，故尙置於翰苑。穀自以久次舊人，意希大用。建隆以後爲宰相者，往往不由文翰，而聞望皆出穀下。穀不能平，乃俾其黨與因事薦引，以爲久在詞禁，宣力

實多。亦以微伺上旨。太祖笑曰。頗聞翰林草制。皆檢前人舊本。改換詞語。此乃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。何宣力之有。穀聞之。乃作詩書於玉堂之壁曰。官職須由生處有。才能不管用時無。堪笑翰林陶學士。年年依樣畫葫蘆。太祖益薄其怨望。遂決意不用矣。

太宗以元良未立。雖意在真宗。尙欲遍知諸子。遂命陳搏歷抵王宮。以相諸王。搏回奏曰。壽王真他日天下主也。臣始至壽邸。見二人坐於門。問其姓氏。則曰張旻。楊崇勳。皆王左右之使令。然臣觀二人。他日皆至將相。卽其主可知。太宗大喜。是時真宗爲壽王。異日張旻侍中。楊崇勳使相。皆如搏之相也。

真宗天縱睿明。博綜文學。尤重儒術。凡侍從之臣。每因賜對。未始不從容顧問。真宗善設論。雖造次應答。皆典雅有倫。當時儒學之士。擢爲侍從。則有終身不爲外官者。杜鎬以博學。尤承眷禮。晚年苦肺疾。累乞閒地。真宗不允。至數年。加劇。又於便坐懇述。真宗曰。卿自擇一人。學術可以代卿者。鎬於是薦戚綸以代。又逾年。未及得請而卒。

真宗聖性好學。尤愛文士。卽位之初。王禹偁爲知制誥。坐事責守黃州。謝上表有宣室鬼神之間。豈望生還。茂陵封禪之書。唯期身後之語。真宗覽表。驚其詞之悲。方欲內徙。會黃州境有二虎鬪。而食其一。占者以爲咎。在守土之臣。遽有旨移守蘄州。以避其變。勅下而禹偁死矣。

澶淵之役。王超傳潛兵力弗支。遂致中外之議不一。至有以北戎狃開運之勝。聞於上者。唯寇萊公準首乞親征。李沆。宋湜贊之。然而羣下終以未必勝爲言。時陳堯叟請幸蜀。王欽若乞幸江南。真宗一夕召

寇萊公語曰。有人勸朕幸江南與西川者。卿以爲如何。萊公答曰。不知何人發此二謀。真宗曰。卿姑斷其可否。勿問其人也。萊公曰。臣欲得獻策之人。斬以釁鼓。然後北伐耳。真宗默然而悟。遂決澶淵之行。真宗次澶淵。一日語萊公曰。今虜騎未退。而天雄軍截在賊後。萬一陷沒。則河朔皆虜境也。何人可爲朕守魏。萊公曰。當此之際。無方略可展。古人有言。知將不如福將。臣觀參知政事王欽若。福祿未艾。宜可爲守。於是卽時進熟勅。退召王公於行府。諭以上意。授勅俾行。王公茫然自失。未及有言。萊公遽曰。主上親征。非臣子辟難之日。參政爲國柄。臣當體此意。驛騎已集。仍放朝辭。便宜卽塗身。乃安也。遽酌大白飲之。命曰。上馬盃。王公驚懼不敢辭。飲訖拜別。萊公答拜。且曰。參政勉之。迴日卽爲同列也。王公馳騎入天雄。方戎虜滿野。無以爲計。但屯塞四門。終日危坐。越七日。虜騎退。召爲中書門下平章事。集賢殿大學士。如萊公之言也。或云。王公數進疑辭於上前。故萊公因事出之。以成勝敵之勳耳。

虜犯澶淵。傅潛堅壁不戰。河北諸郡城守者。多爲蕃兵所陷。或守城。或棄城出奔。當是時。魏能守安肅軍。楊延朗守廣信軍。乃世所謂梁門遂城者也。二軍最切虜境。而攻圍百戰不能下。以至賊退出界。而延朗追躡轉戰。未嘗衄敗。故時人曰。二軍爲銅梁門鐵遂城。蓋由二將善守也。

仁宗聖性仁恕。尤惡深文獄。官有失。入人罪者。終身不復進用。至於仁民愛物。孜孜唯恐不及。一日晨興。語近臣曰。昨夕因不寐而甚饑。思食燒羊。侍臣曰。何不降旨取索。仁宗曰。比聞禁中。每有取索外面。遂以爲例。誠恐自此。逐夜宰殺。以備非時供應。則歲月之久。害物多矣。豈可不忍一夕之餒。而啓無窮之

殺也。時左右皆呼萬歲。至有感泣者。

景德末年。天書降左承天門。鷓尾上。既而又降於朱能家。於是改元祥符。作玉清昭應宮。建寶符閣。盡哀天書。置閣中。雖上意篤信。而臣下或以爲非。若孫奭、張詠。尤極詆訛。未幾朱能謀叛。天下愈知其詐。至真宗上仙。王文正公會當國建議。以爲天書本爲先帝而降。不當留在人間。於是盡以葬於永定陵。無一字留者。文正之識慮微密。皆如此也。

東軒筆錄卷之二

隋曠囉。唐吐蕃贊普之後。據邈川之宗哥城。盡有河隍之地。祥符中。用蕃僧立遵之策。將衆十萬。穿古渭州入寇。時曹瑋以引進使知秦州。領騎卒六千。守伏羗城。聞賊已過。畢利城。瑋率諸將渡渭逆之。遂合戰於三都谷。賊軍雖衆。然器甲殊少。在後者所持皆白棗毛連。以備劫虜而已。瑋知其勢弱不足畏。欲以氣陵之。自引百騎。穿賊陣。出其後。升高指揮。軍中鼓噪夾擊。賊大潰。斬首三千級。明日視林薄間。中傷及投崖死者萬計。瑋之威名。由是大震。曠氏自此衰弱矣。

馮拯之父。爲中令趙普家內知內知。蓋勾當本宅事者也。一日中令下簾獨坐。拯方十餘歲。彈雀於簾前。中令熟視之。召坐與語。其父遽至。惶恐謝過。中令曰。吾視汝之子。乃至貴人也。因指其所坐榻曰。此子他日當至吾位。馮後相眞宗仁宗。位至侍中。

丁謂有才智。然多希合上旨。□□姦邪。及稍進用。卽啓迪眞宗以神僊之事。又作玉清昭應宮。耗費國帑。不可勝紀。謂旣爲宮使。夏竦以知制誥爲判官。一日宴官僚於齋廳。有雜手伎。俗謂弄盃注者。獻藝於廷。丁顧語夏曰。古無詠盃注詩。舍人可作一篇。夏卽席賦詩曰。舞拂挑珠復吐丸。遮藏巧便百千般。主公端坐無由見。卻被旁人冷眼看。丁覽讀變色。

种放隱終南山。往華山訪陳搏。搏聞其來。倒屣迎之。旣卽坐。熟視曰。君他日甚顯。官至丞郎。种曰。我之來

也。求道義之益。而乃言及爵祿。非我意也。陳笑曰。人之貴賤。莫不有命。貴者不可爲賤。亦猶賤者不可爲貴也。君骨法合爲此官。雖晦迹山林。終恐不能安耳。今雖不信。異日當自知之。放不憚而去。至真宗時。以司諫召至闕下。及辭還山。遷諫議大夫。東封改給事中。西祀改工部侍郎而卒。竟如搏之相也。

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。嘗以丁之才薦於李文靖公。沈屢矣。而終未用。一日萊公語文靖曰。準屢言丁謂之才。而相公終不用。豈其才不足用耶。抑鄙言不足聽耶。文靖曰。如斯人者。才則才矣。顧其爲人。可使之在人上乎。萊公曰。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。使在人下乎。文靖笑曰。他日後悔。當思吾言也。晚年與寇權寵相軋。交至傾奪。竟有海康之禍。始伏文靖之識。

王克正仕江南。歷貴官。歸本朝直舍人院。及死無子。其家修佛事爲道場。唯一女十餘歲。纓絰跪爐於像前。會陳搏入弔。出語人曰。王氏女吾雖不見其面。但觀其捧爐。手相甚貴。若是男子。當白衣入翰林。女子嫁。卽爲國夫人矣。後數年。陳晉公恕爲參知政事。一日便坐奏事。太宗從容問曰。卿娶誰氏。有幾子。晉公對曰。臣無妻。今有二子。太宗曰。王克正江南舊族。身後唯一女。頗聞令淑。朕甚念之。卿可作配。晉公辭以年高。不願娶。太宗敦諭再三。晉公不敢辭。遂納爲室。不數日。封郡夫人。如陳之相也。

鞠詠爲進士。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。及王公知杭州。詠擢第釋褐。爲大理評事。知杭州仁和縣。將之官。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。以謝平昔獎進。今復爲吏。得以文字相樂之意。王公不答。及至任。略不加禮。課其職事甚急。鞠大失望。於是不復冀其相知。而專修吏幹矣。其後王公入爲參知政事。首以詠薦人。或

問其故。答曰：鞠詠之才，不忠不達，所憂者氣峻而驕，我故抑之，以成其德耳。鞠聞之，始以王公爲真相知也。

太宗欲周知天下之事，雖踈遠小臣，苟欲詢訪，皆得登對。王禹偁大以爲不可，上疏略曰：至如三班奉職，其卑賤可知，比因使還，亦得上殿云云。當時盛傳此語，未幾王坐論妖尼道安救徐鉉事，責爲商州團練副使，一日從太守赴國忌行香，天未明，彷彿見一人紫袍秉笏，立於佛殿之側，王意恐官高，欲與之敘位，其人斂板曰：某即可知也。王不曉其言，而問之，其人曰：公嘗疏云三班奉職卑賤可知，某今官爲借職，是即可知也。王憮然自失，聞者莫不笑。

陳晉公恕自升朝入三司爲判官，旣置鹽鐵使，又爲總計使，洎罷參政，復爲三司使，首尾十八年，精於吏事，朝廷籍其才，晚年多病，乞解利權，真宗諭曰：卿求一人可代者，聽卿去。是時寇萊公罷樞密副使歸班，晉公卽薦以自代，真宗用萊公爲三司使，而晉公集賢殿學士判院事，萊公入省，檢尋晉公前後改革，立事件，類爲方冊，及以所出榜示，別用新板題扁，躬至其第，請晉公判押，晉公亦不讓，一一與押字，旣而萊公拜於庭下而去，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，至李諮爲三司使，始改茶法，而晉公之規模漸革，向之榜示，亦稍稍除削，今則無復有存者矣。

丁晉公爲玉清昭應宮使，每遇醮祭，卽奏有仙鶴盤舞於殿廡之上，及記真宗東封事，亦言宿奉高宮之夕，有仙鶴飛於宮上，及升中展事，而仙鶴迎舞前導者，塞望不知其數，又天書每降，必奏有仙鶴前導。

是時萊公判陝府。一日坐山亭中。有烏鷄數十。飛鳴而過。萊公笑顧屬僚曰。使丁謂見之。當目爲玄鶴矣。又以其令威之裔。而好言仙鶴。故但呼爲鶴相。猶李逢吉呼牛僧孺爲丑座也。

張文定公齊賢。以右拾遺爲江南轉運使。一日家宴。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中。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。爾後文定三爲宰相。門下廝役。往往皆得班行。而此奴竟不霑祿。奴乘間再拜而告曰。某事相公最久。凡後於某者。皆得官矣。相公獨遺某何也。因泣下不止。文定惘然語曰。我欲不言。爾乃怨我。爾憶江南日。盜吾銀器數事乎。我懷之三十年。不以告人。雖爾亦不知也。吾備位宰相。進退百官。志在激濁揚清。安敢以盜賊薦耶。念汝事我久。今予汝錢三百千。汝其去吾門下。自擇所安。蓋吾旣發汝平昔之事。汝宜有愧於吾。而不可復留也。奴震駭泣拜而去。

鼎州北百里。有甘泉寺在道左。其泉清美。最宜淪茗。林麓迴抱。境亦幽勝。寇萊公謫守雷州。經此。酌泉誌壁而去。未幾。丁晉公竄朱崖。復經此。禮佛留題而行。天聖中。范諷以殿中丞安撫湖外。至此寺。觀二相留題。徘徊慨歎。作詩以誌其旁。曰。平仲酌泉方頓轡。謂之禮佛繼南行。層巒下瞰嵐煙路。轉使高僧薄寵榮。

蘇易簡特受太宗顧遇。在翰林恩禮尤渥。其子作續翰林志。敘之詳矣。然性特躁進。罷參政。爲禮部侍郎。知鄧州。纔逾壯歲。而其心鬱悒。有不勝閒冷之歎。鄧州有老僧獨處郊寺。蘇贈詩曰。憔悴二卿三十六。與師氣味不爭多。又移書於舊友曰。退位菩薩難做。竟不登強仕而卒。世言躁進者。有夏侯嘉正。以右

拾遺爲館職。平生好燒銀。而樂文字之職。常語人曰。吾得見水銀銀壹錢。知制誥一日無恨矣。然二事俱不諧而卒。錢僖公惟演。自樞密使爲使相。而恨不得爲真宰。居常歎曰。使我得於黃紙盡處押一箇字足矣。亦竟不登此位。舊制學士以上。並有一人朱衣吏引馬。所服帶用黃金而無魚。至入兩府。則朱衣二人引馬。謂之雙引金帶。懸魚謂之重金矣。世傳館閣望爲學士者。賦詩云。眼裏何時赤。腰間甚日黃。及爲學士。又作詩曰。眼赤何時兩。腰黃幾日重。謂雙引重金也。眼前何日赤。腰下幾時黃。白樂天詩也。

夏鄭公竦。以父歿王事。得三班差使。然自少好讀書。攻爲詩。一日携所業。伺宰相李文靖公沆退朝。拜於馬首而獻之。文靖讀其句。有山勢蜂腰斷。溪流鷲尾分之句。深愛之。終卷皆佳句。翊日袖詩呈真宗。及敍其死事之後。家貧乞與換一文資。遂改潤州金壇主簿。後數年。舉制科對策。廷下有老宦者。前揖曰。吾閱人多矣。視賢良他日必貴。乞一詩以誌今日之事。因以吳綾手巾展於前。鄭公乘興題曰。簾內袞衣明。黼黻殿前旌。旆雜龍蛇。縱橫落筆三千字。獨對丹墀日未斜。是年制策高等。平生好爲詩。皆有所屬。初罷樞府爲南京留守。時有忌疾之者。到部作詩曰。造化平分何大鈞。腰間新佩玉麒麟。南湖日夜栽桃李。准擬睢陽過十春。又曰。海鴈橋邊春水深。略無塵土到花陰。忘機不管人知否。自有沙鷗信此心。晚年流落。讎敵益衆。而抨彈之疏不輟。上聞。因作詩送一臺官曰。弱羽輕絃未安。孤飛殊不礙鷗。鸞黃金自有雙。南貴莫與遊人作彈丸。始王沂公會當國。鄭公爲翰林學士。欲撼之。因作青州詩曰。日上西山舞鸞鶴。波翻碧海鬪蛟龍。直鈎到了成何事。消得君王四履封。以沂公青人故也。

眞宗晚年欲策后時。王旦爲宰相。趙安仁參知政事。將問執政。會王旦告病去。遂獨問安仁。曰。朕欲以賢妃劉氏爲后。卿意何如。趙對曰。劉氏出於側微。恐不可母儀天下。眞宗不懌。翊日以趙之語告王冀公。欽若冀公曰。陛下姑問安仁。意欲以何人爲后。異時上果以冀公之言問趙。對曰。德妃沈氏。乃先朝宰相沈倫之家。宜可以作配聖主。眞宗翊日以語冀公。冀公曰。臣固知如此。蓋趙安仁嘗爲沈倫門客。眞宗深以爲然。未幾罷安仁參知政事。轉一官爲天書扶持使。劉氏竟立。卽明肅太后也。冀公權寵自此愈固。

李太后始入掖廷。纔十餘歲。唯有一弟七歲。太后臨別。手刻絲鑿囊與之。拍其背泣曰。汝雖淪落顛沛。不可棄此囊。異時我若遭遇。必訪汝以此爲物色也。言訖不勝嗚咽而去。後其弟備於鑿紙錢家。然常以囊懸於胸臆間。未嘗斯須去身也。一日苦下痢。勢將不救。爲紙家棄於道左。有入內院子者。見而憐之。收養於家。恠其衣服百結。而胸懸鑿囊。因問之。具以告。院子者怒然驚異。蓋嘗受旨於太后。令物色訪其弟也。復問其姓氏。小字。世系甚悉。遂解其囊。明日持入示太后。及具道本末。是時太后封宸妃。時眞宗已生仁宗皇帝矣。聞之悲喜。遂以其事白眞宗。遂官之爲右班殿直。卽所謂李用和也。及仁宗立。太后上仙。諡曰章懿。召用和擢以顯官。後至殿前都指揮。使領節鉞。贈隴西郡王。世所謂李國舅者是也。

楊景宗卽章睿太后弟也。太后旣入掖廷。景宗無賴。以罪隸軍營。務黥墨其面。至無見膚。眞宗幸玉清昭

應宮將還內而六宮皆乘金車迎駕於道上。景宗以役卒立御溝之外。太后車中指景宗令問其姓氏。骨肉。景宗具以實對。太后泣於車中。景宗唯知其女兄在掖廷。疑其是也。遽呼太后小字。及行第。太后大哭曰。乃吾弟也。卽日上言。官之以右班殿直。後至觀察留守。後景宗旣在仕。遂用藥去其黥痕。無芥粟存者。旣貴而肥皙如玉。性恣橫。好以木槌擊人。世謂之揚骨槌云。始丁晉公作相。造宅於保康門外。景宗時以役夫荷土築地。及晉公事敗。籍沒入官。晚年以宅賜景宗。其正寢乃向日。荷土所築之地也。世歎異之。又見十卷

五卷